

看到那片灯火，我的心就倏忽温暖起来。那片灯火就在湖对面的路口。不璀璨、不耀眼，点迷离，有点橘黄，有点慵懒，还有点……乍看

下，一时竟也说不出来那是点什么味道，我在脑海搜寻，噢，往事的旧底片，在记忆的显影液里慢慢浮现，逐渐清晰。记忆随年龄而增长，记忆是墨写的，离乡越远，对家乡的记忆就越清晰。记得家乡的旧街，记得傍晚，我在小差，心驰万里。这座湖在谁家一箭之遥，

中心，有室内球场、音乐、舞蹈及老年活动中心，还有一个专演儿童剧的。湖有一座陶艺作坊，常有玻璃窗映出倩影，让人想起《人鬼情未了》。戴米·摩尔，隐隐飘带给你美妙的悦读感受

爱你，莫丽……
流浪在异国天空的云，总把心影投回亲洗衣的水塘。

不是所有的回忆都是甜美的、亮丽的，回首往昔，五味杂陈，痛苦与欢乐，赞誉与诋毁，希冀与落，跌倒与崛起……倘若回忆里只有欢笑，这种也是寡淡无味的，回忆应夹杂着泪水。含泪的回最有意思；想着想着，忽然哭了，自己没察觉却发现了，微微背过脸去；偷偷拭去泪花，心底绽出一朵笑。泪水里浸泡的欢笑才甜美，泪水里放的欢笑才灿烂。

我现在正站在湖边，站在向晚的风中哭了，泪是被那片灯火激发出来的，幸好此刻四下无人，先泪水在脸上尽情流淌。

中学毕业后，我在外面闯荡了近十年。十年风干年灶，每逢过年，顶着除夕料峭的寒风往家赶，过了城门河的桥，老远就看到老屋窗棂溢出的光，脚步就加紧了。到了门前，轻叩门扉，门开，母亲的的笑容绽放在门后，身后拢着一片橘黄的火，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岁月如飘零的花瓣，永不凋谢的是笔墨花。

看见这片灯火，我想起一个人，想起家乡一个的诗人。那年我从香港返多，邀诗人小酌，踏着月色，我们走进临江的一家酒楼。阁楼上，浮在暖气氤香中，窗外一轮明月瘦的身影长长地写在墙上，昏，微醺。此时此刻，我把漂游的酒壶上。

去，台湾诗魔洛夫写了一首诗，约好下次再喝一杯。我来喝下一滴泪……

我终于明白，湖边路口那片灯火为什么是暖暖的。那是因为它唤醒我的记忆，绵绵的记忆焐暖了我的心。我想起儿时，想起故乡，想起母亲和故人。想起这些，往往心头一热，泪就下来了。我祖籍福州，自幼随父母迁徙到闽西北一座山间。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度过，直视山城为故乡。而后居香港，再而羁旅美国，大半生在外漂流。见到的灯光，真亮在森林。入夜，星星点点中，一份壮丽。的，是灯盏海洋，和旧金山，那片地延绵无垠。但壮丽和璀璨都比上温馨，温馨的灯光沁入心脾。

巴桐煮字²

【香港】巴桐 ◎ 著

湖滨之秋

时序进入秋天，我已经在太阳谷湖畔住了大年了。如果说春的太阳谷湖像一块碧玉，那么秋太阳谷湖则是“一颗红玛瑙”。

太阳谷湖的周边种着一排枫树，春天的时候盖亭亭，到了秋天，枫叶饮醉西风，满面酡红，于二月花了。立秋过后，秋一天天深了，枫叶也分分醉了，到后来满树红彤彤，像身穿红色制服白金汉宫御林军士兵，列队守卫在湖畔。而坡顶一组社区中心的建筑，本来掩映在绿树丛中，现在桉树橡树的叶子落尽，红色屋顶就完全袒露出来，像几只红色帽子扣在地面上，让人觉得从“红帽子底下随时会跑出仙度瑞拉、爱丽儿”一类童话故事。

人生总经风雨，希望灿若彩虹。
我和老伴漫步湖滨。湖光潋滟，秋日静好。这我瞥见湖中我们的倒影，蓦然读到岁月划过的痕迹，惊觉霜染鬓角、雪积眉峰。这才留心端详身边伴侣，已是年华老去，美人迟暮。我记得，当年一位画家携他情人“私奔”法国，感叹他的情倡：“她美丽过，我见过。”这句话也适合我对老妻说。年轻时被誉为闽西北山城的一枝花，多少人叹息枝鲜花插在我这堆“牛粪”上。“鲜花”随着“粪”漂泊天涯，先香港再美利坚，历尽40载风霜。往不堪回首，也不必回首，因为记忆徒增烦恼。哈佛大学有一则语录说，“我们之所以会烦恼，就是性太好，该记的，不该记的都会留在记忆里。”在当下，珍惜今天，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当记取。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古代词人多悲秋，你听听那黯然的咏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万

潇洒与睿智的才情
诗意与精致的文字
带给你美妙的悦读感受

巴桐煮字²

【香港】巴桐 ◎ 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桐煮字.2 / 巴桐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4.7

ISBN 978 - 7 - 80766 - 888 - 6

I. ①巴… II. ①巴…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9581 号

出 版 人: 刘志松

策划编辑: 江丽芝 郑作民

责任编辑: 郑作民

封面设计: 邓传志

责任技编: 刘振华

责任校对: 李瑞苑 刘光焰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楼 邮编: 510640)

邮购电话: 020 - 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坂田吉华路 505 号大丹工业园 2 楼)

889 毫米 × 1024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138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我在文字中老去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有两本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本是《湖滨散记》，另一本是《金蔷薇》。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在美丽而宁静的瓦尔登湖生活了两年后，把自己记下的观察体会、思索和分析进行整理而完成的一部被后人公认为独一无二的散文名著《湖滨散记》，虽然经过了一个多世纪，梭罗依旧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他把瓦尔登湖美丽澄明的月光永远留在世间！

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把好的文学比喻成“金蔷薇”，他说：“每一分钟，每一个在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刻的或者戏谑的想法，人的心脏的每一次觉察不到的搏动，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都是一粒粒金粉。”而作家们“以几十年的时间筛取着数以百万计的细沙微尘，不知不觉地把它们聚集拢来，熔成合金，然后将其锻造成我们的金蔷薇”。

梭罗的《湖滨散记》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无疑是散文的两座高山。《湖滨散记》的澄明质朴，《金蔷薇》的诗意唯美，曾令我无限向往。但有谁能得瓦尔登湖那片月呢？纵然得之，又怎能如梭罗般与湖与月与草木烟霞互通灵犀，妙笔生花呢？我也收集生活中的细沙微尘，

但怎样才能将一粒粒金粉锻造出“金蔷薇”呢？我曾苦苦追寻和思索。

2013年初，我从美国加州硅谷的库柏蒂诺市搬到毗邻的森尼维尔市居住，此地有个华文的别称叫“太阳谷”。寓所的附近有一个美丽的湖，湖面开阔，湖水碧绿如染，湖畔草色茵茵，一丛丛玫瑰姹紫嫣红，争妍斗艳，迎风摇曳招展。每日晨昏我都会到湖滨漫步，这成为我的习惯。我确如梭罗般漫步湖滨，低徊思索，记录了人生体验的点滴，写下了硅谷随笔和湖滨断想。这些随笔和断想是思维的碎片，像散落的花瓣，我把它收集起来，带着冷露的晶莹湿润、带着夕阳的嫣红余晖，留下我的思索。这些记录更多的不是答案而是疑问，人生难题如麻，我又天性愚钝，故多留下叩问与质疑，让聪明的读者或后人去思考解答。

另一方面，集子中也收录了一些谈文说艺的篇什。当然，这些文字倘若与《金蔷薇》相比，犹如下里巴人之于阳春白雪，马尾草之于蔷薇花。但我不惮献曝，旨在与读者诸君分享笔墨生涯的感悟，均蘸以汨汨心泉，笔笔写来，唯真唯诚……

散文的美学准则是一个“真”字：真心、真情、真诚。散文拒绝虚伪，拒绝虚构。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说，诗歌是蹦出来的，小说是想出来的，而散文则是浮出来的，他说散文“好像天上的云，不知由何而来，不知何时生成。你的生活，你的心，如同澄澈的蓝天。你一仰头，呵呵，一些散文片断仿佛片片白云，已然浮现出来了”。确然如此，我蹉跎于太阳谷湖畔，看着天上的云、水中的云，漾动着，光影交织闪烁，于是

思绪飞扬起来，许多奇异的念头翩然而至，一些片断、句子，甚至一字一词如此清晰地浮现在脑海。而今日的我已白发皓首，心如止水，正如梁启超所吟咏的“世事沧桑心定”，冷眼看世界，而残余的激情只萦绕梦中——“胸中海岳梦中飞”。我逐渐习惯于在太阳谷湖滨的漫步和思索，不断的思索燃亮了我心灵之窗，于是“冷香飞上诗句，梦魂欲渡苍茫”，我记下了湖滨思索感悟的点滴呈献给读者……

文字的风格，是作家的思想和身份证。将近半个世纪的爬格子生涯，我孜孜于“煮字”，试图颠覆惯性的便词常语，殚精竭虑地将“坚硬的”方块字“煮”化、激活。成效如何？唯有“白发搔更短”。有鉴及此，故将自序名取为《我在文字中老去》。这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裁云入梦”，包含硅谷随笔和湖滨断想等，抒写我在硅谷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浪迹天涯、追梦寻梦的履痕。第二辑“束花归砚”，主要是记录我的云游萍踪、怀人忆旧，以及抒发人生感悟。俄国作家高尔基曾说：“墨写的东西斧头也砍不去。”岁月的记忆，只有笔尖才能把它镌刻下来，墨花不败，记忆之树常青。第三辑“人生虹彩”，是我在国内一些院校的演讲稿，有树德励志的，有结合自己半个世纪写作实践，阐述现代小说发展之路向、流派、美学特征、代表作家及小说的写作技巧，有漫谈高考作文，披露作文应试的“独门秘籍”以及临场应对之策等等，具有独特性和实用性，相信对莘莘学子有所裨益。这辑中，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有对学子的期盼，正是：人生总经风雨，希望灿若彩虹。

有人问我，你的书常自己作序，何不请人为之？请名人前辈作序，置于卷首，名家点评、介绍序者眼中的作者，简述此书写作的来龙去脉等，具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光耀门面，先声夺人，益处良多，何乐不为？其实我自作自序个中有难言之隐。记得早年出第一本小书时，我诚惶诚恐地去央求一位文坛名宿作序。这位名宿素来享有“青年导师”、“奖掖后进”、“伯乐荆州”之美誉，与我也稔熟，时常在一起推杯换盏。但当我恭敬地用微颤的声音说出我的祈求时，他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的表情，顾左右而言他，令我感到很受伤。从此我害怕请人作序，怕吃闭门羹，怕自讨没趣，怕名家轻蔑的眼光，怕导师不屑的讪笑，怕人家说我秃子跟着月亮走——借光。故而自作自序令我感到求人不如求己的轻松，敝帚自珍的慰藉。

如今出书最让作者尴尬的是乏人问津，你呕心沥血出了一本书，被人弃之如敝屣，都留给你“自珍”去，能不痛心？能不扼腕叹息吗？

但我仍愿意厚颜毛遂自荐，真诚地对你说：这是一本颇为有趣的小书，值得一读。至少其中一些篇什能博君一粲。

最后，我还要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作民先生，他本着专业眼光和执着严谨的精神，给本书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议，匡正和避免了许多纰误。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还得到宁波朋友汪仁华先生的帮助，特表谢意！

是为自序。

读巴兄佳作，想到了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笔健意纵横”和书法家孙过庭的“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人的生活就是他的心灵的轨迹。一个能在生活中发现诗意的人，才能升华出自己心灵的体悟，奏响出“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华彩乐章。正如书法家用毕生的精力，才能对书法获得深刻的理解和真正的把握一样。巴兄丰富精彩的人生阅历，独具慧眼的观察功力，使他达到了“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使他能如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凌云纵横的健笔，亦如林语堂的比喻，即作家的笔如同鞋匠的锥子，会越用越锋利，乃至最后尖到可以成为缝衣服的针。巴兄用他手中的这根“笔针”，缝出了一件色彩斑斓的百衲衣，绣出了人生绚丽的心灵之花。透过这件外衣和这些心血凝成花朵，相信读者可以读到他心灵的轨迹，看到他慧眼所及的那些美丽的风景。

张铭清

2014年2月17日凌晨于厦大

（张铭清，海协会原副会长、现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张铭清先生是我在闽西北山城三明求学时的中学同窗，这本散文集脱稿后，我即把部分电子文档发给他，让他暇时过一过目，并顺带提点意见。不料他却十分认真对待朋友所托，忙完白天繁碌的公务，晚上挑灯夜读。尤为令我感动和不安的是，不久前他刚做了心脏微创手术，甫出院，为了我的书稿却挨更抵夜，伏案劳神，认真览正，足见铭清对我的情谊和为人的实诚！他不仅读了，而且作了校对，火眼金睛帮我捉了许多“字虱”，纠正了不少“笔误”。末了，还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点评。这段点评文字，固令我心喜，但亦难免有溢美之词，我更多的是把它视为铭清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而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又是曾经的同窗和几十年的老友，可谓知人善论，允可作为读者导读的参照。

是录为跋。

自序：我在文字中老去 / I
跋 / V

■第一辑 裁云如梦 / 1

- 人在硅谷 / 2
- 硅谷随笔 / 7
 - (一) 乔迁之喜 / 7
 - (二) 龙盘虎踞的硅谷 / 11
 - (三) 梦中的湖 / 15
 - (四) 湖滨的小白屋 / 18
 - (五) 遥远的祝福 / 21
- 湖滨断想 / 24
 - (一) 湖滨之秋 / 24
 - (二) 那一片灯火 / 27
 - (三) 眺望教堂 / 30
 - (四) 湖滨闲话 / 33
 - (五) 快乐的老墨 / 37
- 看茶 / 40
- 听香 / 44
- 纳帕，我会回来 / 48

■第二辑 束花归砚 / 57

- 牙齿的祭文 / 58
- 柳州赏石 / 63
- 批风抹月访烟霞 / 69
- 谁敲月下门 / 75

红到窗前 / 78
南昆山赋 / 81
回眸凤凰 / 84
山川牧歌（散文诗） / 87
（一）五台远眺 / 87
（二）晋祠秋意 / 89
（三）废园月色 / 90
（四）古色遗韵 / 91
（五）巴拉河 / 93
（六）醉入苗寨 / 94
（七）心灵憩园 / 95
诗酒忆挚友 / 96
校园“四怪” / 103
乡绅矮金 / 108
读冷石 / 111
致张元 / 115
序《流月涛声》 / 119
孤山流韵 / 124
握手一瞬 / 131

■第三辑 人生虹彩 / 135

体验小说 / 136
漫谈高考作文 / 153
相信自己，自强不息 / 173
再会巴桐（附） / 188

第一辑

裁云如梦

流浪在异国天空的云，
总把心影投向母亲洗衣的水塘。

大女儿蕾住在硅谷的库柏蒂诺，从家里出发步行大约十来分钟，就到了苹果电脑总部。我这么一说，也许你会以为这里的环境很嘈杂，因为苹果乃赫赫有名的世界科技龙头企业，上下班一定人潮涌涌，一派繁忙喧闹的景象。然而，与你的猜想恰恰相反，这里宁静得像世外桃源。一幢幢设计新颖、造型各异的建筑物，像娇羞的美少女怕撞见孟浪的外人，都闪躲在林荫花影背后，几乎看不到有人走动，要不是偌大的露天停车场泊满一排排车子，你会以为那些房子都是空置的。

这确实令人惊诧，硅谷聚集着数十万科技精英，有人夸张地说此地街上跌下一块招牌，砸到十个人八个是博士，而且八个博士中很可能四个是印度人四个是中国人。这里许多高科技公司跟苹果公司一样，科技精英们正是在这些看似空空如也的楼房里，用小小的晶片撬动地球，让世界飞旋！

乔布斯逝世时，我正好在硅谷，本来阳光明媚的硅谷，那天遽然变脸，阴霾密布，细雨霏霏，是否伟人的去世总会感天

动地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令世界因他而变得美丽的科技巨人，就住在我的附近。接连几天晚上都有许许多多的人自发地前来悼念，我和妻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苹果总部前的一个草圃，林荫道上一张供人休憩的长椅上摆放着乔布斯的像，那么简朴，那么的率性，显然不是苹果官方的布置，是悼念者携来放在那里的。悼念的人群缓缓地从他像前流过，默默地放下一束百合，一捧菊花，一张唁卡……雨静静地落着，相框里的乔布斯眼神像水一般明净，他似乎静静地望着从身边流过的人群。一切都那么静，世界却因他而改变！这就是苹果，这就是硅谷。

硅谷地处北加州太平洋南湾，这里春来早，当美国东部和中部还肆虐着暴风雪，硅谷已经悄悄响起春天的跫音，路边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花争先恐后地绽放。美国公路上，极少行人，人都在车里，车在路上流着，“沙沙沙”像奔湍的河川。偶而看到行人的身影，你会发现多半是中国老人，而且是两公婆，一前一后，从超市回来，手上拎着大包小袋，摇着一头芦花般的白发，交通灯刚转小白人，他们就迫不及待起步施施然横过马路。他们多是退了休来看儿子或女儿，先是探亲，后就迟迟疑疑留下，接着拿了绿卡充当“免费管家”，帮助买菜做饭，带孙子或外孙，从此羁旅天涯。

暮春三月，硅谷许多人行道上樱花夹道。雪白的花瓣，一篷一篷地堆满枝头，很少绿叶，雪雕玉砌。轻风拂过，花瓣纷

飞，像雨像雪又像蝶，在三月柔媚的阳光里旋舞，静静地无声无息地落下落下……樱花是凄美壮烈的花，它的花期只有半个月左右。它灿烂而生，勇毅而死，生死无悔！在它花开花谢的日子，我常在花下踽踽独行，谛听花语，让落花沾满我的白头。我蓦然想起元代乔吉的一首小令，末句略改两字，七百多年前的诗人似乎专诚为我而吟，写出我此时此刻的心绪情愫：“扑头飞樱（柳）花，与我（人）添鬓华！”

踏入五月，硅谷花汛如潮，各式各样的花儿开得轰轰烈烈。入夏后，硅谷仿佛把整年的雨水都下完了，天空一味地蓝蓝蓝，苍穹犹如一个瓦蓝琉璃罩，罩在头顶上，偶见天边浮着一两片云絮，像是擦玻璃不小心留下的一抹水渍，淡淡地悬着，若有若无。加州的阳光看上去懒懒地娇慵无力，照在身上一点也不觉得热，那亲吻抚摸过无数绿叶和花瓣的阳光，散发着芬芳。但你切不可大意，加州阳光紫外线特高，容易灼伤皮肤。加州的橙树储满了一冬的雨水和三季的阳光，孕育出甜美绝伦的加州橙，剥开黄澄澄的橙皮，咬上一口，加州的雨水和阳光喷射而出，芬香盈颊，令人陶然心醉！

倘若要用一个字形容我在硅谷的生活感受，我会用一个“闷”字来概括。由于不谙英语和不会驾车，我很少出门。白天上班上学的都走了，平时我从超市回来，就呆在家里。老伴忙家务，我则常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打开电脑作网游，或把卷展读，倦了望向窗外的后花园。花园里有一棵柠檬树，果实

累累，还有一片草地，绿草芊芊。幸亏我结识了两位朋友：一只灰毛松鼠和一只穿黑礼服的乌鸦。它们不时来访，令我开怀。

这里的松鼠和乌鸦好像都熟读了美国的动物保护法，它们很懂得自己的权益。它们根本不怕人，它们只不过把人类这个庞然大物视为地球上的一个普通邻居而已。

那只灰毛松鼠来了，喜欢坐在窗子对面的木栅栏的横槓上，手里捧着不知什么落花野果，优哉游哉地边吃边用绿豆似的眼睛看着我。就像我小时候端着饭碗坐在榕树下，边吃边看着路人一样。我现在俨然是松鼠眼里的路人甲。这只松鼠毛色柔美，姿态优雅，我称呼它“松鼠小姐”。

那只乌鸦就更加大胆，它飞来，下到花园草圃啄食草籽，然后在上面踱步。它走起来，肩膀一高一低，像极我上大学时一位腿脚不大灵便的老教授模样。乌鸦在东方被视为死亡的象征、不祥之鸟，在西方文化中它却代表着吉利。这里的乌鸦成群结队，栖满路边树冠，不但发出嗓音沙哑的呱呱大合唱，聒噪扰人，更令人厌恶的是，经常鸦粪如雨，停在树下的车子瞬间就布满了白色的斑点。但人们并没有驱赶轰走它们，而是容忍它们，与它们和睦相处。

这不禁让我想起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除四害”运动，把麻雀定为糟蹋粮食的害鸟，要赶尽杀绝，我居住的山城居民用土法捕鸟，每到夜晚就到麻雀栖息的小树林轰鸟，拼命

敲锣打鼓甚至敲击脸盆铁器，并猛打手电点燃火把，把小树林照得像着火，直轰得麻雀从树上跌下，人累得在地上瘫倒，山镇失眠，人鸟两疲。结果稻田捕手遭灭顶之灾，蝗虫蜂起，许多地方颗粒无收，大闹饥荒……

但愿那些荒唐的事永不再发生。

现在回头说说我的两个朋友：“松鼠小姐”和“乌鸦先生”。它们常来串门探访，有时它们分别来，有时一块来，有时还带它们的同伴来。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是否认识？是不是朋友？但它们都是我的客人，偶尔它们不来，我会感到失落，顿生企盼之情。它们令我人在硅谷，平添了许多生趣和快乐！